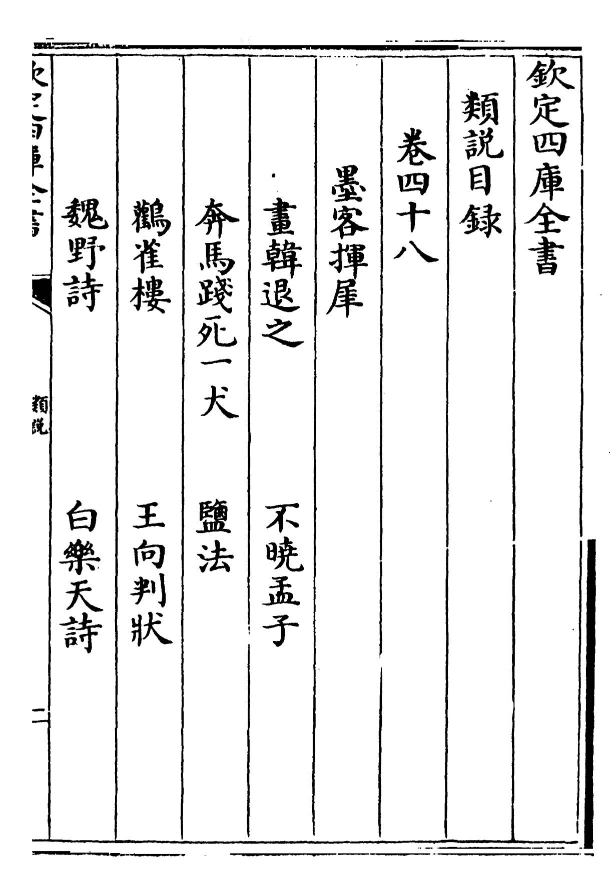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説目録

卷四十八

墨客揮犀

畫韓退之　不曉孟子

奔馬踐死一犬　鹽法

鸜雀樓　王向判狀

魏野詩　白樂天詩

類說目錄

類說卷四十八

宋 曾慥 編

墨客揮犀

畫韓退之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着紗帽此江南韓熙載也有當時題誌甚明熙載謚文靖謂之韓文公因此謬為退之

不曉孟子

聖美少謁一達官値其與客談孟子殊不相顧忽問聖美曰嘗讀孟子否曰生平愛之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不曉何義曰從頭不曉主人曰試言之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奔馬踐死一犬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為文穆脩張景始為古文二公造朝待旦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曰馬逸有黄犬遇蹄而斃張曰有犬死奔馬

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語皆拙澁當時已謂之工

鹽法

王君貺為三司使乞更河北鹽法仁廟批曰朕不忍河北軍民頓食貴鹽三司即時寢罷

鸛雀樓

河中府鸛雀樓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甚多李益曰鸛雀樓西百尺牆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

一日即知長風烟併在思歸處遠目非春亦自傷王文奐曰白日依山盡黄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暢詩曰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王向判狀

歐公守滁州王向為三班奉職監管一鎮内有書生為學子不行束脩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之向判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

寧不少高盍二物以収威豈兩詞而造獄書生持判見歐公公大稱其才奬進成就卒為文人

魏野詩

蜀人魏野有陜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遶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别州山寇忠愍鎮北都有妓女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集野贈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恠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

白樂天詩

白樂天每作詩令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録之不解又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也

五馬

世謂太守為五馬或云詩曰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註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或曰古乗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持碁謎

舒王在鍾山與道士碁道士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亦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公笑曰此持碁謎也

東坡詩

東坡作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粧事見楊妃外傳曰明皇登沉香亭詔妃子妃子醉顏殘粧鬢亂釵橫上笑曰是豈妃子醉直海棠睡未

足耳作仙童詩曰故將白練作仙衣不見紅膏污天

質事見則天長壽二年詔度天下尼用白練為衣橄

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崖蜜事

見鬼谷子曰照夜清螢也百花醴蜜也崖蜜櫻桃也

贈舉子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見梁僧史

曰世祖詔跋陀羅至戲曰摩訶衍不負遠來惟有一

死在對曰貧道客食陛下三十載所欠者惟一死耳

屢遊相鬚曾經御覧

王荆公入朝有虱自領而上直縁其鬚上顧而笑公不知也朝退王禹玉指以告公且曰敢獻一言公曰何如禹玉曰屢遊相鬚曽經御覽

許我

賈魏公為相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時謂之許我公强邀之驢而入廳事門吏止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名我來若如此我去爾不下驢而去公使人名之終不至嘆曰許一介人耳惟其無所求於

人尚不可以勢屈况以道義自任者乎

芸草七里香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昭文館時得數株於潞公家移植秘閣今不復存

香草多異名所謂蘭蓀蓀即菖蒲也蕙零零香是也

蒩白芷是也

黄宗旦病目

黄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誦至上前展奏目誦之同列啓以他書易之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乞致仕

包孝肅笑比黄河清

包孝肅尹京號明察有編户犯法當杖脊吏受財與約曰今見尹汝但號呼自辨我與汝分罪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果分辨不已吏訶曰但受脊杖出何用多言包謂其弄權杖之於庭特寛囚罪止從

杖坐不知乃為所賣孝肅峭勁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黄河清

擔糞着棋

林逋居杭州孤山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久之復入籠中逋嘗泛小艇遊西湖有客至則一童子延客坐開籠縱鶴良久逋歸嘗以鶴飛為驗也逋多學惟不能棋每曰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着棋

先歐者出錢

鞫真卿守潤州民有鬬毆者本罪之外别令先毆者出錢與後應者小人靳財錢終日紛争相視無敢先下手

奇疾

世有奇疾者吕縉叔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如小兒有姜愚者忽不識字又一人患目視直物皆曲又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啖蒸餅百枚日飰一石米察繩者每饑立須啖物稍遲則悶絶

擊甕圖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羣兒戲庭有大甕一兒登之足跌沒水中羣兒棄去公以石擊甕水因穴出兒得不死其活人手段已見齠齔中矣京洛間至今多為小兒擊甕圖

羣見

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皆入對謂之羣見班列紛錯有司患之近歲止令解元入見向數百人閤門常言班列

不可整齊有三色舉人番人駱駝也

熊館

熊於山數千里悉有詮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滿城風雨近重陽

黃州潘大臨工詩貧甚臨川謝無逸以書問有新作否荅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為俗氛蔽翳昨日有詩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

一句奉寄聞者笑其迂濶

花詩比美女

前輩作花詩多比美女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黄魯直酴醾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比美丈夫彭淵材作海棠詩曰雨過温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春日即事詩

趙師民春日即事云委地露花啼晚恨拂堤楊栁弄

春容

梵志詩

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裡一人喫一個莫嫌沒滋味黄魯直曰既是餡草何緣更知滋味易之曰預先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宋迪畫山水

度支員外郎宋迪善畫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鴈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

烟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有陳用之亦畫山水迪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當求敗牆張素其上久之見敗牆之上皆成山水之象髙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晦者為逺心存目想隨意命筆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為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遂絶妙

江神元祐遷客之鬼

王榮老官於觀州罷渡觀江之日風作不得濟父老

曰公囊中有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榮老以玉麈尾獻之不可又以端硯又以宣包虎獻之皆不騐有黄魯直草書扇子題韋應物詩曰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横持以獻之香火未収南風徐來一帆而濟予謂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也

雪詩

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曰當作不經人

道語平仲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淡抹牆腰月半稜仲曰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

壽聖寺畫壁

王拱㩀陜州集天下良工畫壽聖寺壁為一時絶妙畫工凡十八人皆殺之同為一坎葬於寺西使天下不復有此筆其不道如此至今尚存十堵餘神彩皆欲飛動

酒肉林中過一生

劉跛子青州人拄一拐每嵗一至洛中看花館於范氏園有大范者見之即與二十四金曰跛子吃半角小范止與十金曰跛子喫碗羹去乃作詩曰大范見時二十四小范見時喫碗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

蹙融

蹙融或謂之蹙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棋共行

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敵其法已常欲有餘裕而致敵人於險

散隷

古人以散筆作隷書謂之散隷近歲蔡君謨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亦自成一家

汝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温少與殷浩友善浩嘗作小詩

示温温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左手舉筯

有三客共過一新貴人留食三客皆左手舉筯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客曰我輩自應須左轉如君豈是背匙人

薦福寺碑

范文正守鄱陽有書生上詩甚工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寒餓無出我右者時盛行歐陽率更字薦福寺

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為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

秋霖賦

徐仲謀皇祐中罷廣東提刑到闕時京師多雨仲謀獻秋霖賦其畧曰連綿乎七月八月滂浸乎大田小田望晴霽時終朝禮佛放朝參而隔夜傳宣泥途沒

於街心不通車馬波浪平於橋面難渡舟船時賈文元陳恭公秉政奏曰陰陽失序自當策免聖恩未允致小臣以詞語侵侮臣等無面目師長百辟上怒仲謀責監邵武酒稅

玉輅大駕

玉輅唐高宗造自唐至今凡三至太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計其數至今完壯乘之安若山岳措盃水其上而不搖慶歷中别造玉輅乘之動搖竟廢不用元豐

中復造尤工未經進御方陳大庭車屋適壞遂壓而碎又用唐輅其穩利堅久歷世莫窺其法世傳有神物護之若行諸輅之後則隱然有聲

鬼掣足

有李主簿夜泛舟臨舷濯足忽有物自水中掣其足衆力救之李號呼云痛徹心骨不可忍吾寧死也遂隨之而入明日求其尸不獲

夢兄弟同在翰林

元厚之少夢人告異日須兄弟數人同在翰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夢不然熙寧中除學士同時相先後為學士者五人韓持國維陳和叔繹鄧文約綰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

張綬真贊

裴度自贊其真曰爾形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張綬貌甚美嘗繪其容以寄其兄唐公公改裴贊寄之曰爾形甚長爾貌甚揚不

為將不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問即不知用則不錯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時語曰問即不知用

則不錯

天生黑於予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

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

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進澡豆令公洗面公

曰天生黑於予濼豆其如予何

宅枕乾罔貌類藝祖

王相有邊功久居樞要仁廟朝有諫官言公宅枕乾罔貌類藝祖公上章待罪云宅枕乾罔乃朝廷所賜貌類藝祖蓋父母所生上益厚遇之

陳亞詩

陳亞詩云浪平天接影山盡樹回根又有惜竹詩云出檻亦不剪從教長瘦叢年年當盛夏葉葉是清風

猫拱手曰不敢

鄱陽龔晃仲之祖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雄犬或巾幘行鼠或日晝羣出家人驚懼召女巫徐姚治之對爐而坐有一猫臥其側家人指猫曰吾家百物為異不為異者獨猫耳猫忽人立拱手曰不敢姚大駭而去後數日二子皆登高第乃知妖異未必盡為禍也

張天覺草書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一日得句索筆疾書使其姪録之姪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之久亦自不諳詬曰胡不早來問致吾忘也

讀相鶴經不熟

淵材迂濶好怪嘗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鶴夜產一卵淵材呵曰敢謗鶴耶俄頃鶴展脛伏地忽誕一卵淵材嘆曰鶴亦敗道吾乃為劉禹錫佳話所悞自今除佛老

孔子之語餘皆勘驗然淵材讀相鶴經未熟耳

平生恨五事

淵材嘗曰平生所恨者五事耳一恨鰣魚多骨二恨金橘多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

蘇合香酒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賜藥酒一瓶文正飲之安健上曰此蘇合香酒也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

同煮調五臟却諸疾自此士庶效之

晉宋墨迹

晉宋人墨迹多是弔喪問疾書簡唐貞觀中購求前世墨迹甚嚴非弔喪問疾書迹皆入內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傳至今

打乳嫗闌節秀才

許懷德為殿帥有舉人因乳嫗求為門客曳襴拜庭下懷德遽坐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曰

宜少降接德曰我得打乳嫗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類說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陸鼎

類說目録
卷四十九
地理新書
青龍白虎　宅高下
宅不居處　宅有水路
樹木向背　先澤者吉
形勢　塋各有宜

存想　養性

黃帝雜忌法　吐納

和氣　夜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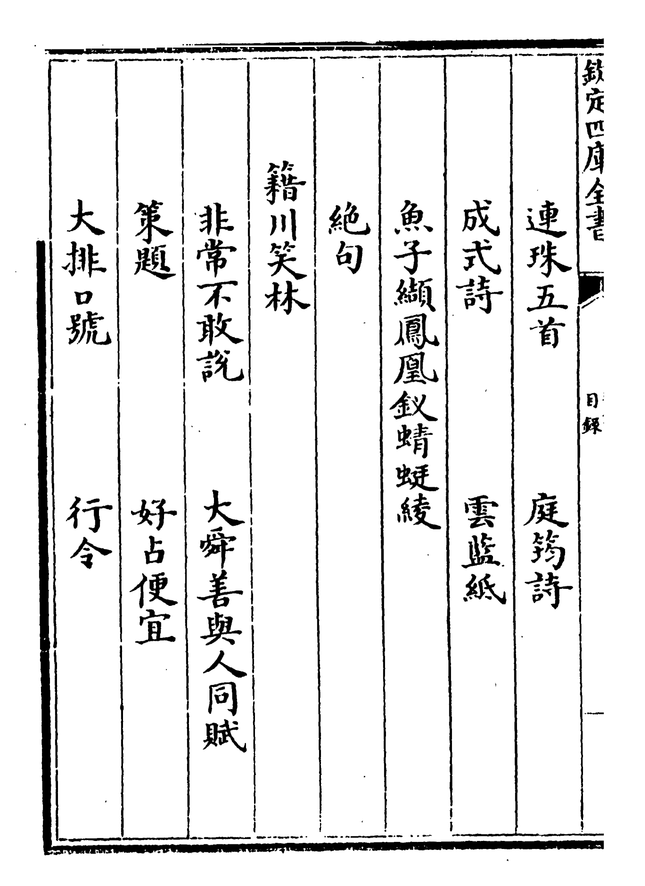
存心中氣　目瞤耳鳴

念目中黑衣人　動止禁忌

飲食禁忌　醉飲過度

服玉泉　房中禁忌

漢上題襟



禮夕行令　搥胸獻上

決水灌田伏罪狀　火燒裳尾

殷芸小說

蒲臺　四寶宮

彈棊　天帝面方一尺

凌雲臺　元帝沐

四廢日　悲乎足下

託葫蘆而生　二子委骫

借書可嗤　在郡高枕

此年少甚蛔蜒　布衣雄世

葛巾羽扇　圍棋信至無兒書

貸鹽百斛　誤呼父字

龜行不擇日　一門盛矣

婢訟府君　九館癡龍

鸛鵠　潘石同刑東市

無鬼論　廬山君

撻額裹頭　避世術

砍石吟　東翅鷄子

黄賊打黑賊　取卿相為狀頭

押山字　西獅子脚

金盞玉盞地　四六

焚香探丸　塗歸

目視具僚氣吞同列

立德政　蒙惠也愚

類說目録

類說卷四十九

宋 曾慥 編

地理新書

青龍白虎

宅欲左有流水謂之青龍右有長道謂之白虎前有汙池謂之朱雀後有邱陵謂之玄武為㝡貴地若無此相凶不然種樹東種桃栁南種梅棗西種梔榆北

種杏

宅髙下

凡宅東下西高富貴雄豪前高後下絶無門戶後高前下多走牛馬凡宅地欲平坦名曰梁土後高前下名曰晉土居之並吉西高東下名曰魯土居之富貴當出賢人前高後下名曰楚土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曰衛土居之先富後貧

宅不居處

凡宅不居當街口處不居古寺廟及祠社爐冶處不

居草木不生處不居故軍營戰地不居正當水流處不居山脊衝處不居大城門口處不居對獄門處不居百川口處

宅有水路

凡宅東有流水達江海吉東有大路貧北有大路凶南有大路富貴

樹木向背

凡樹木皆欲向宅吉背宅凶凡宅地形卯酉不足居

之自如子午不足居之大凶子丑不足居之口舌南北長東西狹吉東西長南北狹初凶後吉

光澤者吉

凡人居洪潤光澤陽氣者吉乾燥無潤澤者凶

形勢內外

宅地岡壠形勢須抱左右相掩首尾相就左盼右顧如龍如虎又曰後有走馬岡前有飲馬塘白虎緣山青龍入泉朱雀鼓翼玄武登天大吉

塟各有宜

古者諸侯塟連岡脚大夫塟長原庶人塟平地各有宜也安明堂處皆須安穩八方朝伏客主歸投蹲坐四平三隅湧起遠望柱天近視入泉草木長大土色肥潤龍尾若牽輪曳索形勢如抱子

出入處

風水訣曰出處為水入處為風氣脉水流案山皆朝是也取氣脉攢聚處用之故風水出入不當乃禍患

之本

地有五不可

凡地有五不可岡斷一也砂壃倒流二也山如拒敵三也風水來往門戶交箭玉案不起真武不翔四也四隅不張八向不長横岡旁壠都無起伏鈎鎖不連五也

水出入吉凶

凡宅門下水出財物不聚野水來入主衰疾宅中水

流者暴死

水名有九

凡水名有九一曰流水與河江通者六十步外吉六十步内凶二曰瀆洿三曰滞劍四曰鬬水五曰箭水六曰清血水七曰亂水八曰客水九曰逆水並凶

白虎登牆

凡宅四方有四角道謂之天獄凶宅門當巷衝謂之白虎主殘疾宅在道岐口謂之白虎銜屍宅北道當

宅謂之白虎登牆

樹木吉凶

朝生門主暮死宅東有杏凶宅北有李宅西有桃皆為淫邪宅西有柳為被刑戮宅東種柳益馬宅西種棗益牛中門有槐富貴三世宅後有榆百鬼不敢近

堂前有榴吉

貴山

捩衡山如列衛狀旌節山如初生筍進財山形如獸

頭屏障山如立案華表山如毬仗捍門山勢横遮銅

魚山形如大鐘

脩真秘訣

九宫

人頭中有九宫上象九天下法九地身有九竅陰陽

復有五城十二樓金堂瓊宫每宫有神保護生道夫

存九宫太乙者專心任真彷彿如見但存一宫分明

則百邪去身衆福來矣

金聲玉響

耳中忽聞金聲玉響是真氣來入道欲就矣

神氣

神者氣之子氣者神之母形者神之室氣清則神暢氣濁則神昏氣亂則神勞氣衰則神去神去則形腐人以氣為道道以氣為生生道兩存故長生久視

内外丹

老君曰氣象天地變通莫測陽龍陰虎木液金精二

氣交會煉而成者謂之外丹含和煉藏吐故納新上入泥丸下注丹田脩煉不息朝于絳宮採於五氣以哺百神此內丹也脩道之士內丹可以延年外丹可以升仙內丹成而外丹必應外丹應而內丹必充皆未至於升舉

六氣

六氣者咽主肺呵主心噓主肝呼主脾吹主腎嘻主三焦三焦法象於三十六氣分行於六腑通利水穀

調適形神

養神

夫欲養神先須養氣養氣先須養腦養腦先須養精養精先須養血養血先須養唾養唾先須養水而九還七返者大而論之一年一周天小而論之一日一夜一周天天降地騰從寅至申為七返卻到子為九還

存想

神仙之要莫大乎存想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見自己之目收心見自己之心心目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

養性

養性之道欲小勞但莫大疲及強所不能堪耳食用少而不用頓常如飽中饑饑中飽善養性者先饑乃食先渴乃飲食後當行以手摩腹數百遍暮卧常習閉口口開即失氣邪從外入屈膝側卧益人氣力勝

正偃卧春欲晏卧早起夏秋欲夜寢早起冬欲早卧晏起雖云早起莫在雞鳴前雖云晏起莫在日出後莫久行久立久坐久卧久聽久視莫强食莫强酒飲不欲多多則速吐養性之士唾不至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久處立不至疲卧不至厭先寒而衣先熱而解

黄帝雜忌法

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

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然燭行房醎傷筋酸傷骨飽傷肺饑傷氣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立傷骨久坐傷肉久行傷筋凡牆北勿安牀勿面北坐夜卧勿覆其頭人魘勿燃燈喚之定死無疑正月寅日燒白髮吉寅日剪手甲午日剪足甲又燒白髮吉

吐納

凡吐者去故氣亦名死氣納者取新氣亦名生氣

和氣

彭祖曰和氣導氣之道密室閉戶安牀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卧瞑目閉氣以鴻毛著鼻上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如此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隣於真人也

夜卧

夜卧覺當叩齒九通咽唾九過以手按鼻左右上下數十過

存心中氣

仙經曰常存心中有氣大如雞子內赤外黃旣辟衆邪延年益壽又云常存心爲炎火如斗煌煌光明百邪不敢干之

目瞤耳鳴

仙經云若目瞤耳鳴心動面熱意中陰憂者必有灾患當竊呼曰司命通天眞人續集乙命以金絕使某乙千秋無窮三呪止

念目中黑衣人

常以鷄鳴時念目中各有一人長三寸黑衣而立名為眼光令人見萬里外事

動止禁忌

道林曰晦日不歌朔日不哭大小便時不得仰視日月星辰及向西北不欲奔車走馬越井跨竈不欲高枕遠唾眠中引扇坐濕當風

飲食禁忌

凡人食欲少而數不欲頓而多食不欲急急則損脾

法當熟嚼令細冷食不用熱水漱口熱食不用冷水漱口食必先食熱然後食冷

醉飲過度

酒有大毒大熱大寒凝海惟酒不氷其至熱也飲之則昏亂易人本性其至毒也若解風寒宣血脉消邪氣引藥勢不過於酒也若醉飲過度盆傾斗量毒氣攻心穿腸腐脇此則喪生之源也

服玉泉

道人蒯京年百七十八而甚丁壯言朝朝服玉泉玉泉者口中唾也朝旦早起漱津令滿口吞之叩齒二七過名曰煉精

房中禁忌

天地晦暝日月薄蝕疾風甚雨雷電震怒四時八節弦望晦朔星辰失度本命之日魁罡直日六甲子日六丁庚申子卯日又忌名山大川神樹廟社佛寺古壇日月星辰之下燈燭之前又五月十六日天地交

會之辰特忌會合

漢上題襟

段成式與温庭筠唱和并往來東弁人

連珠五首

東莞公夜列數花或作連珠五首以代劇語其一曰

竊以銅街麗人恨壓泥之將隔石室素子怨仙侶之

易分因知三鳥孤鸞從來要匹金鷄玉鵲不厭成羣

其二曰名比大喬怨佳期之未卜居連小市恨的信

之可移因知夜逼更長斜漢回時脉脉寒侵夢斷行

雲去以遲遲五首格皆同

庭筠詩

庭筠詩云𢠸踈眉語度

成式詩

成式詩云曾見當爐一個人入時裝束好腰身少年

花下多才思只向詩中寫取真

雲藍紙

成式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

魚子纈鳳凰釵蜻蜓綾

成式詩云翠袂幾侵魚子纈縲纓長戞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鞵别趣青樓作幾層斜陽慢卷鹿盧繩願裁魚子深紅纈去覓蜻蜓淺碧綾

絶句

長句兩韻謂七言絶句也

籍川笑林

非常不敢說

五代時馮瀛王門客講道德經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大舜善與人同賦

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一舉人見黜心甚不平其破題云昔有大舜潛心至仁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或謂之曰以尿罐對油筒宜乎黜落

策題

有錢塘葉生爲太學官無學識有槊子假作葉策題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韋昭王何代之主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既曰夫子沒而又何以有鯉趨而過庭

好占便宜

有人說話好占便宜嘗曰我被葢汝被汝氈鋪我氈

汝若有錢相共使我若無錢使你錢上山時汝扶我脚下山時我扶汝肩定知我死在汝後多應汝死在我前

大排口號

有太守初視事三日大排樂人口號云為報吏民須慶賀災星退去福星來太守喜問誰所撰對曰本州自來舊例

行令

有儒道釋吏同酒席行令取句語首尾一字同儒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剌上道士曰道可道非常道釋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吏曰牒件上如前謹牒

禮夕行令

村俗取婦禮夕有秀才曹吏醫人巫者同集行令取本藝聯句曹吏先曰每日排衙次第立醫人曰藥有温涼寒燥濕秀才曰夜深娘子早梳粧巫者曰太上老君急急急

搥胷獻上

有人家富而慳從弟入京告行不得已與千錢一壺作簡曰筋一條血一壺右件搥胸獻上伏惟鐵心肝人留納

決水灌田伏罪狀

有頑民因天旱盜決人水灌田為主執赴伏罪狀云右某只因天亢律呂調切慮田苗宇宙洪遂偷某人金生麗致得其人寸陰是念某不識始制文今來甘

認吊民伐一聽本官忠則盡

火燒裳尾

有人性寬緩冬日共人圍爐見人裳尾為火所燒乃曰有一事見之已久欲言之恐君性急不言恐君傷太多然則言之是邪不言之是邪人問何事曰火燒君裳遂收衣火滅大怒曰見之久何不早道其人曰我言君性急果是

殷芸小説

蒲臺

禹城東有蒲臺世傳秦始皇過此縈蒲以繫馬至今蒲生猶縈

四寳宫

漢武以雜寳裝屏帳設於桂宫謂之四寳宫

彈棊

漢武帝好蹴踘左右以為勞帝曰擇似而不勞力者奏之乃作彈棊以獻或言始於魏文帝宫中粧奩之

戲帝為之特妙能用手巾角拂之有人以葛巾低頭拂之更妙於帝

天帝面方一尺

晉周興死而復生言天帝召見升殿仰視紫氣鬱鬱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古張大帝耶答曰上古天帝久已陞去此近曹明帝耳

凌雲臺

凌雲臺初造時先稱衆材俾輕重相稱故雖高而隨

風動搖終不壞晉明帝登而懼其傾側命以大木扶之未幾頹壞

元帝沐

晉明帝為太子聞元帝沐上啓云伏聞沐久勞極不審尊體如何答云去垢甚佳身不極也

四廢日

鄴鮮之上啓宋武帝云伏承明旦見南蠻是四廢日來月朔好不審可從否答曰勞足下勤至吾初不擇

日

悲乎足下

介子推不出晉文公焚林逼之抱木而死公撫之盡哀乃伐木製屐每俯視則流涕曰悲乎足下足下之呼起於此

托胡盧而生

胡廣以五月生俗謂惡月父母藏之胡盧棄河岸側居人收養之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以為背其所

生則害義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以其託胡盧

而生也乃姓胡也

二子委甑

有客詣陳太丘談鋒甚敏太丘令元方季方炊飯延

客二子委甑竊聽客語飯落釜成糜而進客去太丘

責之具言其故且誦客語無遺太丘曰但糜自可何

必飯耶

爾汝交

禰正平年未及冠而孔文舉已踰五十相與為爾汝
交

如汝所言亦佳

司馬徽居荆州以劉表必有變思退縮以自全每與
語但言佳其妻責以無別徽曰如汝所言亦復甚佳
終免于難

肉趐

魏凌雲臺至高韋誕書榜即日皓首榜有未正募工

甃之有鈐下卒著履登緣如履平地詰之云無術但兩腋各有肉翅數寸

子貢久出占得鼎卦

孔子使子貢出久不返占得鼎卦而無足衆弟子以謂不來矣顔淵曰鼎無足其乘舟來耶果然

石橋觀日出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有神驅石入海去不速鞭之石皆赤色城陽等山皆起立東傾有趍赴之

狀

枓頭晏起

管寧泛海舟覆乃曰吾嘗一朝枓頭三晨晏起過必

在此

此是㗲石客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孫曰此

是㗲石客簡文曰公豈不知天下自有利齒兒耶

老子乘鹿入胎

老子始下生乘白鹿入母胎既生廣顙大目疎齒方口耳有三門鼻有雙柱足蹈五字手把十文

蔡邕作仙

漢王瑗遇鬼物言蔡邕作仙飛去飛來甚快樂

璠璵之樂

琴以七寶飾之名璠璵之樂

半英雄

毀曰麗純為半英雄

一坐起迎太初
景王欲殺夏侯太初意未決問安王孚曰巳才足以制之否孚曰昔趙岩壟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來一坐悉起以此知之恐汝不如乃殺之
軒軒如朝霞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惟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有疾不通客

李膺有疾不通客惟陳仲方來乘輿出門迎之

蔡邕即張衡後身

張衡死蔡母方娠時謂邕即張衡後身

珠襦玉匣

漢帝及侯王送死皆用珠襦玉匣

借書可嗤

杜預書告兒古詩有書借人為可嗤借書送還亦可

嗤

在郡高枕

衛瓘云吾前在中山郡無事高枕而已

此年少甚蜩蟧

洛下人見劉道真曰此年少甚蜩蟧劉問此言善否云善劉曰若佳言願令若翁亦蜩蟧若母亦蜩蟧

布衣雄世

袁紹見鄭君曰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天下長者以布衣雄世豈徒然哉

葛巾羽扇

武侯與宣王治兵將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密覘武侯乃乘素轝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嘆曰可謂名士

圍棊信至無兒書

豫章太守顧劭雍之子集僚友圍棊外啓書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意無變而心知有故捉棊傷爪指掌血流客散嘆曰已無延陵之遺累寧有喪明之深責於

是割情散哀自若

貸鹽百斛

沈玠守風糧盡從姚彪貸鹽百斛彪性峻直得書不答呼左右令覆鹽百斛於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

誤呼父字

諸葛恪對韓文晃誤呼其父字晃曰人子前呼其父字禮耶恪曰向天穿針不見天者非輕於天意有所

在耳

龜行不擇日

孫權時有人獲大龜欲獻吳王夜泊越里於大桑中桑呼龜曰勤乎玄緒奚事爾龜曰我行不擇日乃遭拘繫然盡南山之薪不能潰我桑曰諸葛元遜必致相困求我之徒煮汝計將安出龜曰子無多言禍將及汝既至建業恪諭權烹之龜乃立爛一門盛矣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門在朝幾人答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矣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父慈子孝家之盛今政荒民敝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也

婢訟府君

王武子左右人嘗於門中就婢取濟衣服婢欲姦之其人云不敢婢云若不從我當大呌其人終不從婢乃呼曰甲欲姦己濟令殺之其人具述前狀武子不

信其人曰枉不可受當訟府君於天武子終年疾困此人見形云府君當去矣遂卒

九館痴龍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一婦人欲殺其夫推墮穴中此人頓倒良久方甦旁得一穴行百餘里覺所踐如塵聞秔米香啖之芬美復過如泥者味似向塵入一都郭雖無日月明踰三光人皆被羽衣奏奇樂凡過此九處有長人指柏下一羊跪捋羊鬚得二珠長人

取之後一珠令咲之甚得瘳飢請問九處答曰問張華可知其人隨穴得出詣華問之云如塵者黄河下龍涎泥是崑崙山下泥九處地仙名九館羊為痴龍初一珠食之壽等天地次者延年後一丸充飢而已

鸜鵒

張華有鸜鵒每出還輙說僮僕好惡一日寂無言華問其故曰被禁在瓮中無因得知外事忽云昨夢不佳所忌出外華強呼之至庭果為飛鷹所擊僅獲見

免

潘石同刑東市

石崇與潘岳同刑東市崇曰天下殺英雄君復何為爾岳曰壯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

無鬼論

宋岱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後一書生詣岱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以君有青牛髯奴未得相困今奴已叛牛已死此自得相制矣明日岱卒

廬山君

顧劭為豫章禁淫祀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有人經前狀若方相云是廬山君劭要之入坐與談春秋燈盡燒左傳以續之鬼欲凌劭劭神氣甚烈鬼反和遜求復廟劭笑而不荅鬼怒曰三年內君必衰當此時相報如期劭果病篤咸勸復廟劭曰邪豈勝正終不聽遂卒

玉漿石髓

嵩山有大穴甚深晉初有人誤墮穴中中有草堂二人圍棋飲其人以白酒一盃又行一大井井旁有物如青泥食之不饑半年許乃出張華曰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腦石髓也

九醞酒

張華與友人飲九醞酒頗同酣暢華每醉令左右轉側則必安泰至明華忽思友人夜來必死急問之果腹穿腸流床下蓋不轉側耳

盧氏雜說

音聲郎君

闕 十宅諸王解音聲備上幸其院迎駕作樂宮中呼為音聲郎君

金條脫

文宗問宰臣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誥言安尼有金條脫為臂飾即今釧也真誥萼綠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與此少異

鵝腿子

有舉人以詩謁沛帥王智興智興曰莫有鵝腿子否謂鶴膝也

道子畫驢

吳道子訪僧僧不加禮遂於壁上畫驢而去一夜家具並踹破僧邀道子懇求乃塗却畫處

織綾花樣不同

盧氏不中第步出都門投逆旅有一人附火吟曰學

織錦綾工未多亂安機杼錯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似文章笑殺他因問之曰家業織綾離亂前隷屬宮錦坊近以薄藝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様不同且東歸也

筆管刻從軍行

王使君家有筆管中間刻從軍行人馬毛髮屋木山水無不精絶每一事刻從軍行一句殆非人工成云用鼠牙刻

着緋進士

杜昇自拾遺應舉及第又拜拾遺號着緋進士

爛蒸葫蘆

鄭餘慶召親朋呼左右曰諭厨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以謂必蒸鵝鴨良久就食每人前粟米飯一盂爛蒸葫蘆一枚公食甚美諸人強進而罷

罽賔國香

楊相召崔相飯前香爐中烟成樓閣云是罽賔國香

臨小王帖

有獻書李德裕以錦綉囊重重盛之太尉頗愛之盧宏宣有善書名令觀之曰是某臨小王帖也

宋五坦率

德宗夏中微行西明寺宋濟葛巾犢鼻抄寫上曰措大茶求一碗濟曰鼎水方煎可自潑之上又問作何事是何姓行宋曰姓宋第五應進士舉須史閭呼官家濟惶恐拜起待罪一本云上問曰今日詩何如曰

聖意難測上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放榜上問有濟名否使回云無上曰宋五又坦率也

不食菜心

江泌不食菜心恐傷生意邢峙不食邪蒿惡其名

撻額裹頭

不由三事直拜中書舍人謂之撻額裹頭

避世術

世傳豆黄和松葉食之甚美可作避世術

硤石吟

士子於漢江硤石阻風吟詩曰卜得上硤石秋來風浪多久未之續空中忽云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

東趐鷄子

李譌應舉時勤敏絶人號東趐鷄子

黄賊打黑賊

宣宗時京城貫棗園以黄米黑麪為之云黄賊打黑賊乃巢賊之讖一云巢冦

取卿相為狀頭

許孟容與宋濟布衣友善許知舉宋不第招宋與飲謝之酒酣許復大言曰今年為國取卿相為狀頭姚嗣卿是也後數日姚死宋往見許曰邦國不幸姚令公薨

押山字

安禄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

西獅子脚

唐有伶人詣宰相訴官叙謊久次問在樂部何能云在教坊作西獅子脚三十年

金盞玉盞地

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破而可復成安邑里西是玉盞地一破則不完矣

四六

四六之作起自徐庾

焚香摞九

宣宗將命相必採中外有人望者三兩人姓名撚之

致香案上以物覆之焚香虔祝探九以命草麻

塗歸

詔勑有不便於事塗却進之謂之塗歸

目視具僚氣呑同列

李德裕在相位不以顔色假人及南遷或嘲之曰目

視具僚亡乙觔氣呑同列削寒溫

立德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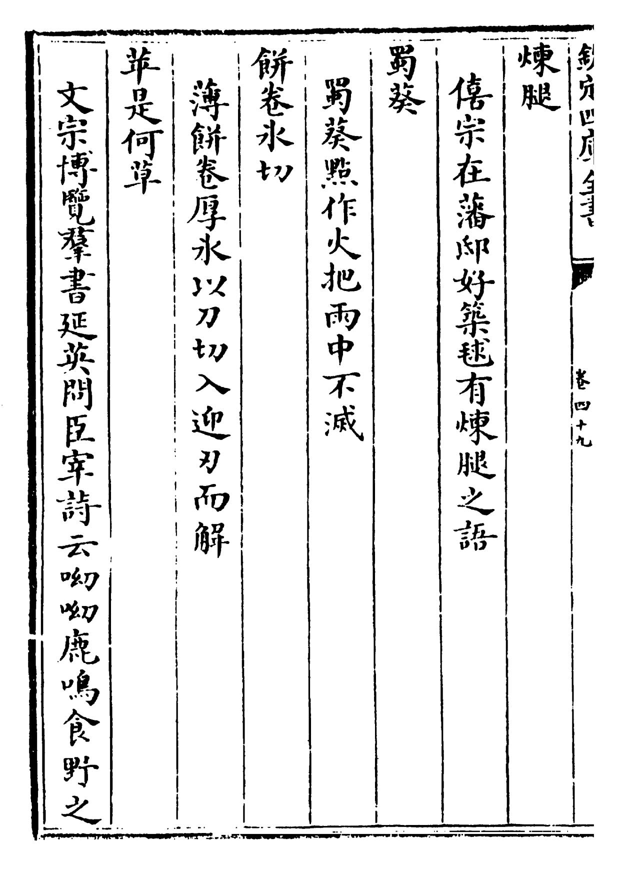
憲宗時中人吐突承璀為帝立德政碑礱石以請李絳奏言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無立碑紀德之事恐貽笑天下遂止

蒙恵也愚

唐有中官學作刺紙或遺以柴答曰蒙恵也愚若干

鄉貢進士

文宗時進士特慼學士語曰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



煉腿

僖宗在藩邸好築毬有煉腿之語

蜀葵

蜀葵照作火把雨中不滅

餅卷氷切

薄餅卷厚氷以刀切入迎刃而解

並是何草

文宗博覽羣書延英問臣宰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

萆是何草崔珏曰按爾雅萆是藾蕭上曰朕看毛詩

疏云萆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藾蕭也

詩賦

開成二年高鍇侍郎知舉内出霓裳羽衣曲賦太學

石經詩進詩賦自此始

類說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目録

卷五十

佛書雜說

獨孤妻夢諢月　八戒

類說目錄

類說卷五十

佛書雜説

宋 曾慥 編

如來

如者來之體來者如之用湛然常自如者謂之如應物而來者謂之來來者金聲如者玉振之也

三教

儒者之陽陰老氏之有無釋家之色空言其致則一

也

舜佛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佛由定慧行非行定慧也

八卦

正北方坎其本性也佛也陰靜而有陽動乎其間益陽生於陰也至於艮則終萬物始萬物者也惟文殊可即此義也文殊者智也萬物莫不由乎智而相終始也至震則萬物發生而出故曰帝出乎震以體言

之為神以用言之為帝惟普賢可即此義齊乎巽則事當齊戒用事之時必洗心防患故以巽為齊離者萬物盛大如佛法用徧法界而有光明故曰相見乎離至坤則將收斂也如佛漸入涅槃之際故曰致役乎坤兑者正西物皆收成則多悦矣故曰說言乎兑至乾則陰陽相薄之地故曰戰乎乾至坎則脫一有為之時故曰勞乎坎方歸至静如入涅槃者也此言萬物皆循天地陰陽自然之理儒者之道至此極矣

色空

釋氏之色空即老氏之有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莊子所謂有無無有者是也在我之謂形在彼之謂色如釋氏所謂六根六塵是也

無漏法門

佛者人弗為惡也仙者如山之不動也人弗為惡通乎晝夜之道而即所謂圓覺也退藏於密釋氏所謂無漏法門也

觀音如來

異口同善言也真實不虛比其觀自在者也諦聽比

佛之觀世音也菩薩者博施濟衆者也般若者類莊

生之齊物如來菩薩猶堯舜禹稷也

心死

哀莫大於心死禪家所謂蒼天蒼天

身口清淨

心無罣碍故無有恐怖此全於天者能之所以遠離

顛倒心不念是非口不言利害此其所以身口清淨
也手挈三千大千世界莊生所謂狹宇宙者也色不
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忘其肝膽遺
其耳目内外俱盡者也心處六情如鳥投網因物有
遷者也

莊老

前際不來後際不斷莊生所謂無古今也無量無邊
此所以處乎不深之度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

所終始而曾不知其極也無上微妙此老子所謂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本性空寂此常無欲以觀其妙也心善淵此所謂如清泠水者也淨無瑕穢此所謂滌除玄覽無疵者也

大慈

人以大覺爲歸世之迷人塵勞妄想而不悟雖生而喪其所以生矣此達者之所哀佛氏之所以有大悲之號也

種諸善根

皐陶布種萬民之德而黎民歸之猶釋氏所謂種諸善根

老子不能言仁義

老子能言道德不能言仁義葢人亦有能遠而不能近能高而不能下者老子豈不知仁義之為益於世我欲盛言大道之美故提起仁義耳

變化

變者天道也化者地道而已能變化者惟聖人乎

呂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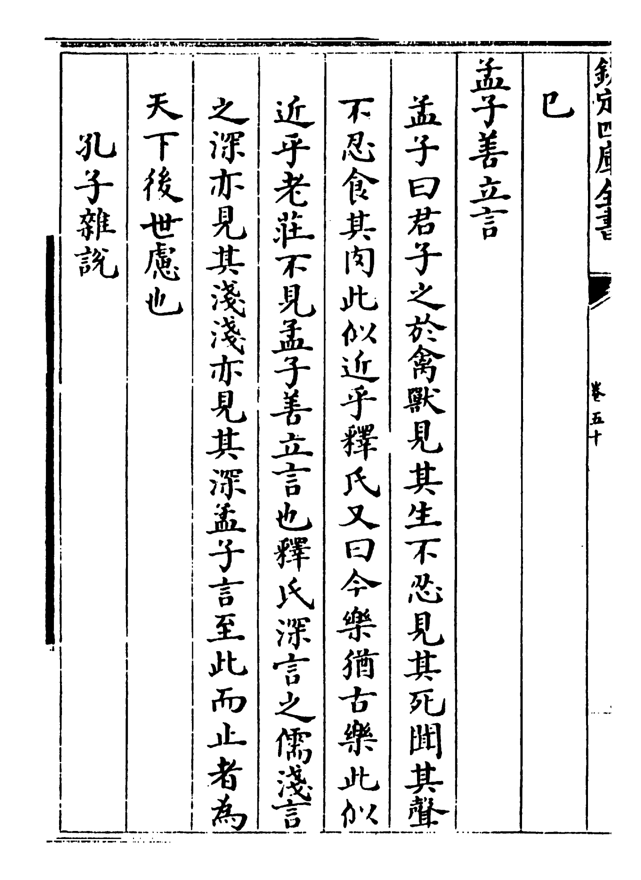
呂望未足為聖人止為大賢耳

魍魎

神不明謂之魍精不明謂之魎

貞一致一三昧

道家云貞一儒者云致一釋氏云三昧其義通也言一即有二遂至於三言三即昧在其間反復存之而



已

孟子善立言

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似近乎釋氏又曰今樂猶古樂此似近乎老莊不見孟子善立言也釋氏深言之儒淺言之深亦見其淺淺亦見其深孟子言至此而止者為天下後世慮也

孔子雜說

名諱

太史公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無泰字郭泰鄭泰皆作大字李翺父名楚金故為文皆以今為茲韓愈為李賀作諱辯持言在不稱徵之説故愈父仲卿未嘗諱焉曹志植之子奏議云幹植不強不諱植字三國志猶不諱其君名云功以權成是斥孫權之名也

文君北蠻

文王可以為文君張衡賦文君為我端著是也北狄可以為北蠻史記匈奴傳獫狁葷粥居下北蠻是也二典可以為謨馬融㚖擊鳴球載于虞謨是也堯典可以為唐書吴陸抗傳靖言庸違唐書攸戒是也韶亦可為禹樂史記禹興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稱帝史記夏紀帝紂是也獻俘不獨人也物亦為俘書俘厥寶玉是也俘取也匄不止自乞也與人自可稱匄唐川王云盡取善繒匄諸宫人是也胗不止脉也

視物亦可為胗王喬詔上方胗視是也餉不止於飲食也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徐孝穆有答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曰幣趙世家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是也

射策

漢射策與對策不同按蕭望之傳射謂為難問疑義書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不使彰顯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對者顯問以政事經義觀其所對

文詞定高下晉潘京為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曰辟士為不孝耶答曰今為忠臣不得為孝

此亦射策遺法耳

印綬

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使服之也葢居是官則佩是印綬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也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銀即銀印艾即緑綬十要者一官一珮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

之組是也晉婦人亦有印綬虞譚母賜金章紫綬是也

作史

晉張輔云司馬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自昔史氏所書兩氏一事則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納奕棊一段幾二百字兩傳俱出此為文煩矣

才智

天下無窮者才智也陳平嘗出六竒燕居深念恐禍及已陸賈教之交驩太尉又為書呂氏數事平從之卒誅諸呂則賈之智謀又在平之右矣方劉晏治財穀一人而已順宗時李巽涖職一年較其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一百八十萬緍而程异之計較又精於巽就財穀之才觀之是劉晏不如李巽李巽又不如异之

退之有聲樂服金石

韓退之晚年有聲樂而服金石藥張籍祭文曰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筝既而公疾浸加瀰人侍湯藥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訖不痊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銘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黄乎

相反

羊祜鑿墓陶侃決措二人正相反王戎好聚嘗手執

牙籌王衍口不言錢謂阿堵物二人正相反坦之作廢莊論阮籍作達莊論亦相反廢莊論詆譏子休而多竊其言操戈入室文章之最病

諸大

或疑褚先生為褚大非也按儒林傳褚大董仲舒弟子也平準書褚大為武帝使而褚先生者哀成間人也武紀注褚先生名少孫為漢博士

文字忌諱

曹植七啓言食味云寋芳蓮之巢龜張協七命云丹穴之雛二者似非庖厨物也大抵作文字須識忌諱

兵家勝負

兵家勝負多出偶然無定算也謝玄以八萬人當苻堅百萬之衆其勢宜不敵也若堅阻肥水而陳必保萬全惟麾軍却退衆亂不能立故敗世謂謝玄能走苻堅者此耳桓温伐蜀敗於菅橋衆懼欲退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李壽大潰乃以國降世謂桓平蜀

者此耳

縉紳𦙍謊

王母侍女

王母見漢武左右侍女四人帝問其名氏曰董雙成許飛瓊淩婉華段安香

騎上盃

海東有姓劉人善作酒盛暑可寄千里謂之騎上盃

夢妻寄詩

蘊檢登第夢妻寄詩曰楚水平如鏡周回白鳥飛金
陵幾多地一去不知歸

夢青衣婦人索眼

僧乘杲夢一使者押青衣婦人問杲索眼聲氣頗厲
使人將出刀先斷杲右手杲曰願以左手易之使人
問左右何意杲曰近方受戒留右手搭袈裟使人曰
更不用斷手師一言搭袈裟已還嗔叱婦人令去又
曰此婦魚也師前身為王家兒六七歲家人買得此

魚尚鮮活師以手劍取其眼故今來索

雨中望蓬萊詩

君房夢出卻望巨浸中樓臺參差忽有二青衣棹舟至大呼曰張秀才賦雨中望蓬萊山詩君房賦曰重簾垂密雨孤夢隔秋宮紅爐九華暗香消芳思融仙忻望不及鶴信遣誰通但云許玉斧寧知張巨公二童曰凡世人爭合道神仙名字俄巨獸哮吼波上風濤大作恐懼而覺

婦人在鏡中

江南魯思郾女一日將粧忽見一婦人在鏡中被髮徒跣抱一嬰兒自是日日見之思郾自問其故曰我仕歲建昌縣録事娶我為側室踰年生此子君女為正妻後録事出旁縣君女并此子擠我井中以石填之詐其夫云逃去我家訟於有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固當償命也其女遂卒

閻羅王

唐嚴安之為京兆尹以強明稱民吏畏之一日見一神韉橐致禮甚恭曰五道將軍拜謁今奉天符迎公為閻羅王替韓王安之是夜卒明皇聞之追封為平等王

玲瓏柰老何

商玲瓏餘杭歌妓白公守郡日與歌曰罷胡琴掩瑤瑟玲瓏再拜當歌立莫為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前鳴白日催人酉後沒腰間紅綬

繫未穩鏡裡朱顔看已失玲瓏玲瓏柰老何使君歌

了汝更歌時元微之在越州厚幣邀至月餘使盡歌

所唱之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天曰休遣玲瓏唱我詞

我詞多是寄君詩却向江邊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

時

三仙

武夷山中秋日吕真人鍾離先生武夷君三座空中

呼曰若男女命皆坐命鼓師撾引鼓管師鮑公希吹

横笛板師何鳳兒撫節板絃師董嬌娘彈坎侯謝英妃撫長離(箴篥也)吕阿香戞圓腹(琵琶也)須臾命行酒令歌人唱人間好曲詞曰天上人間兮會合踈稀日落西山兮夕鳥歸飛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天宫咫尺兮恨不相隨

渾家聯句

滕廷俊洛陽道中投宿庄家主人偶出廷俊嘆曰為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忽有老父衰髥敝衣出曰適

聞郎詩雖曹云客子常畏人不能過也僕忝渾家掃門之客姓麻名和第大偕至西堂隅見萃堂復閤中有樽酒盤杓同坐良久又一客出曰和且邪謂麻大曰適與君聯句未成麻乃書題目云同在渾家平原館聯句一首麻大詩曰自與渾家鄰馨香遂滿身無心好清浄有用去灰塵且邪曰僕是七言韻又不同乃吟曰冬朝每去依烟火春至還歸養子孫曾向苻王筆端坐邇來求食渾家門廷俊猶不悟作詩曰田

文稱好客凡有幾多人如有馮讙在今希廁下賔二人相顧笑曰何得相識曰使君在渾家門一日當厭足矣於是飡肴饌引滿數十廵主人歸呼廷俊二人俱不見身坐廁屋下旁有大蒼蠅禿掃箒而已廷俊有熱疾自此頓愈

南岳地仙

進士趙顔於畫工處得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顔曰如何令生顧納為妻畫工曰予神畫也此名真真呼其

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顔如其言果下障言笑飲食如常踰年生一子其友曰此妖也予有神劍可斬之其夕真真泣曰妾南岳地仙也為人畫形君又見呼既不奪君志今忽疑妾不可更住携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前飲百綵灰酒覩其上惟添一兒子皆是畫焉

綠裙紅袖

建隆初有人泊舟巴硤夜聞人咏曰秋徑填黄葉懸

崖露草根猿聲一叫斷客淚數重痕通宵凡吟百過

又有梁伯升者肄業廢宅中夢一女子綠裙紅袖呼曰梁君聽妾幽恨之句詩曰卜得上峽日秋來風浪多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

楚小波

進士謝朏寓居寶應晚至縣橋忽見女郎自舟中出曰某楚小波也可見訪舟中懷中出詩曰畫橋直下是蘭舟搶月沖烟任意遊金玉滿堂無用處早隨[illegible]

少去來休妾貌君才兩不常君今休更苦思量兒家自有清溪水飲着方知氣味長朏至友人家夜深復見小波倚橋柱戲之曰尾生何來晚耶朏作傾揖狀平步水中而不知覺其僕下水救挽上岸若醉人矣月餘方醒友人曰此倡鬼也奪詩焚之

桐葉上詩

蜀侯繼圖倚大悲寺樓風飄大桐葉上有詩曰拭翠斂雙蛾為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畫成相思字此字

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後數年繼圖卜任氏為婚乃云是妾所書葉也

孟氏為少年所私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在外貿易其妻孟氏春時獨遊園亭吟曰可惜春時節依前獨自遊無端數行淚長抵對花流忽有少年踰垣誘曰浮生如寄年少幾何

繁花正開而黃葉又墜人間之恨何啻千端豈如偷頃刻之歡也孟氏作詩曰誰家少年郎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報之曰神女配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足慰多情由是私之挈歸已舍踰年夫自外至孟氏憂泣少年曰吾固知其來言訖騰身而去頃之方沒竟不知何恠

在母胎二十二月

供奉官郭坦自云母胎餘年不育其家以為妖異多

服藥墮之皆不動有善針人曰三針必效凡百餘針竟亦不動父母知其不可奈何信命而已至二十二月生子母俱安長亦少病惟胸臆間有黑點數十處乃當日針痕也人生豈偶然可生可斃

北岳賜石鴈

楊裕河朔人一日出郊有使人自北馳騎來問子非楊裕乎北岳賜汝物可跪受之使者懷中探一物若帛裹者裕歸焚香啓之得石鴈一雄一雌左翅掩右

者雄也右翅掩左者雌也後生一男一女男為周朝宣徽使女為漢高祖妃

盧山紅蓮

雍熈中君房寓泊廬山開先寺望黄石岩瀑水中一大紅葉泛泛而下令僧行急取乃紅蓮一葉長三尺濶一尺三寸甞覩廬山記說沛水出雙劍峯頂有池濶數百尺其深莫測又有清源池生蓮花大如車輪今可信矣君房因分此葉遺好事者磨湯飲之其蓮

香經宿不散

月中桂子

白樂天題靈隱詩云在郡三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桂子下醉為海棠開又云山寺月中尋桂子郡城樓上看潮頭祥符中君房為錢塘令宿月輪山寺僧報云桂子下塔遽出登塔望之紛紛如烟霧轉旋成穗散墜塔上如牽牛子黄白相間咀之無味

蒲麥

有道士過濟州村坊曰澤中多蒲蒲中有麥可食居人曰未嘗知此道士曰採熟蒲每作拷栳入小麥二斗磨之即俱為麪矣村人依教試之正與麥麪無異但輕而不堅明年濟鄆人多食救民之饑他年即不可食

獨孤妻夢翫月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長安遊蜀二年乃歸去城數里天暝止於佛寺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

問來人夜分有十餘人持酒具樂器至庭下暹叔意謂貴族乃潜伏伺之中有女郎側身不樂察之乃其妻也一少年舉杯曰願聞金玉之聲其妻悲慼若無所訴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没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林傷心兮三見花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乎暹叔驚憤取大磚飛擊悄然一無所有遽駕而歸青衣報娘子夢驚魘方悟暹叔至寢妻曰向夢與姑妹玩月出金光門向一野寺為凶暴者脇與雜坐飲酒其說

與遐叔所見一同

八戒

江南徐鉉保成八戒一曰知富貴之矯傲故屈已而自卑二曰知名利之敗身故隨時而任運三曰知嗜欲之促壽故𧾷觀德而不為四曰知思慮之消意故暢道而守一五曰知語煩之傷氣故終日而忘言六曰知喜怒之傷神故省已而自理七曰知戲樂之虛偽故存神而自怡八曰知酒食之害人故量味而節儉

類說卷五十